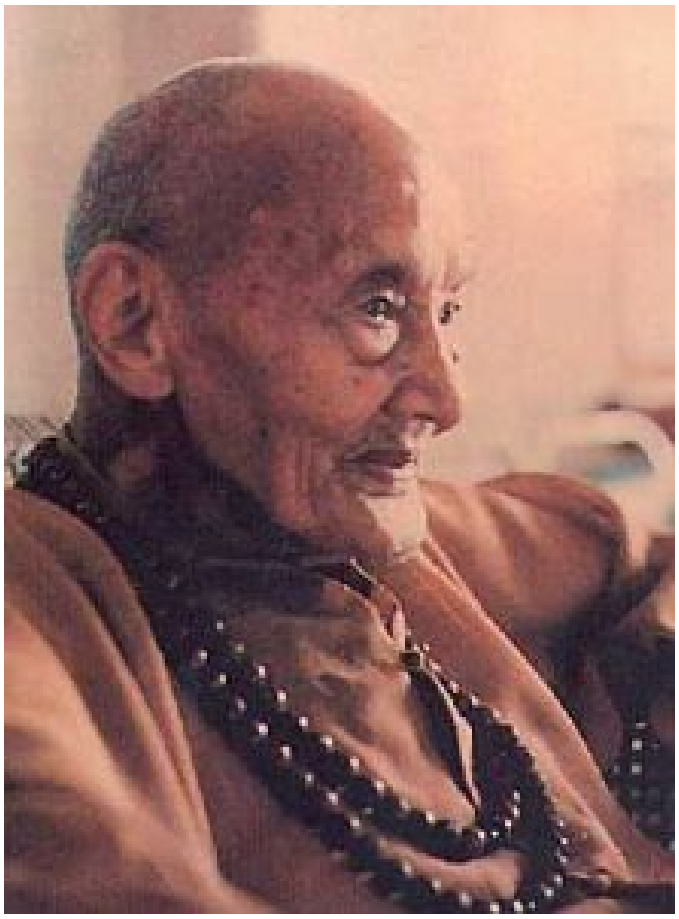
广钦老和尚

2009-05-31



一代大德广钦老和尚

广钦老和尚，现代台湾之著名苦行僧。大家赞誉他是“ 佛教界的国宝 ”。他老人家九十五岁往生前两天所拍的照片，目光依然炯炯有神！他于一九四七年来到台湾，弘法四十年，是台湾家喻户晓的高僧。在台湾，早年间人称他“ 水果师 ”，可是他年轻时代在泉州清源山修苦行时，当地人称他“ 伏虎师 ”。这些称号是由何而来的呢？这要从他幼年的生活及出家的经过说起。

老和尚早年已显露预测功能

老和尚俗家姓黄，福建省惠安县人，清光绪十八年（一八九二年）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。幼年家贫如洗，四岁那年，他父母为给长子娶妻无钱，就把他卖给晋江县南门外的李姓人家做养子。他的养父李树，在山坡地种水果为生，日子勉强过得去。养母林菜，信佛茹素，以中年无子，才买一个养子。广钦自幼体弱多病，到李家后，养母待他如同亲生；为求平安，依当时习俗，养母带他到观音亭许愿，把他送给观音菩萨做契子。广钦七岁起随着养母茹素，终生不改。不幸九岁那年养母弃世，又过了两年，养父李树也病故，

广钦至此孤苦伶仃。后来经远房亲戚的安排，由乡人带他到南洋谋生。十一岁的广钦，在南洋的福建同乡商店里做学徒，事实上是煮饭、扫地、打杂，混口饭吃而已。

过了数年，年龄渐长，体力增加，与人结队上山，垦林伐木，工作虽然辛苦，但赚钱较多，生活也较自由。一日散工，工人准备搭乘轻便推车下山，广钦忽有预感，觉得台车不安全，警告同事不要搭这班台车；别人不信，这班车果然途中翻覆。过后同事中有人说：“ 你自幼吃素，又能料事如神，何不出家修行去？ ”别人是顺口而说，但在广钦听来，“ 一言提醒梦中人 ”，想起自幼孤苦，养父母早逝，人生无常，说死就死，人生终要走这条路，自己何必再绕圈子呢？于是他决计返回家乡，出家修行。

默默地做一个苦行僧

就在宣统三年辛亥，他二十岁时，回到福建，投入泉州承天寺，向住持转尘老和尚请求出家。转尘命修苦行的瑞芳师为他剃度，承天寺是以“ 佛喜转瑞，广传道法 ”八字传承法脉，所以他派名广钦，法名照敬，后来以广钦行世。初出家，做外坡职事，每日种菜除草，简直和做伐木工人差不多。并且由于丛林人多，供众不易，饮食粗粝，汤汤水水的没有营养。

一日出坡工作，近午收工回寺，闻得午斋云板响时，众人纷纷赶往斋堂，广钦也随众走向斋堂，转尘老和尚却叫住他，要他把出坡的工具各归原位。广钦这时饿得头昏眼花的，收拾着工具，忽然间一念嗔心生起，心想做这么重的活，吃这么差的饭，何苦来哉？一怒之下，丢下工具，走出寺门，心想和尚不干了。

没有走多远，心中又自忖道：“ 我原是为了生死大事，才出家修行的。如今吃了这一点苦，就灰心转意，这不是有违初衷吗？ ”想到这里，立刻返回寺内，收拾好工具，向转尘老和尚覆命。老和尚一切看在眼里，说：“ 吃人所不吃，做人所不做，以后你就知道。 ”

经此一番教诲，更刻苦自励，不敢再有退转之念。他自思自己不曾读书，不认识字，既不能讲经说法，又不会敲打唱念，唯有吃人不吃，做人不做，才能植福报恩。于是除了出坡的工作外，每天为大众盛饭，等大众吃饱，他吃残饭，甚至于把桌上地上散落的饭粒收拾起来吃。寺院中砍柴煮饭、搬砖运瓦的粗活贱役，都抢在别人前面做，从无怨言。

“不倒单 ”

如是做了十多年的外坡及杂役，改委为香灯，早起晚睡。香灯就是寺庙中管理烧香、添油、香花、水果、上供、清理佛殿、敲钟、打板等等工作的人。在一个冬夜，他睡过了头，晚了五分钟起来打钟，结果全寺的和尚都跟着他一起多睡了五分钟。他醒来以后大吃一惊，赶快去敲钟，寺庙里的师父才起来做早课。

广钦和尚心中惭愧，觉得这所有的罪过都是他的。在佛教里面常常说：“ 宁动千江水，不动道人心。 ”是不可以让这些修道人误了修行的时间的。于是他就跪在大雄宝殿前面向这几百个同修谢罪，向他们一个一个顶礼谢罪，并且发誓从此不上床睡觉。所以广钦老和尚从三十五岁开始夜“ 不倒单 ”，就是晚上不睡觉，坐在椅子上，不倒下来。

整整六十年，他都没有躺下来睡觉，真的非常了不起。

有很多人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，很向往这样的境界，希望也来“ 不倒单 ”。有一次广钦老和尚跟他的弟子说：“ 你们不一定要‘ 不倒单 ’，因为‘ 不倒单 ’很不简单。 ”一个修行人要有非常大的愿力，然后要有非常好的修行才可能做得到。

常坐不卧，念佛得证

到了一九三三年，他已经四十二岁了，但还未受具戒，仍是一名沙弥。他之所以不肯受戒，是自觉资质鲁钝，不敢上欺佛祖，下瞒众生。直到他在鼓山寺的一次精进佛七中，证得念佛三昧，才敢去受戒。据他三十年后对一位外国来参访者说：
有一次我随大众在大殿行香念佛，大家随着木鱼声念南无阿弥陀佛、南无阿弥陀佛，我手结定印，边走边念，突然一顿，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在大殿地面上盘绕，然后冉冉地回旋上升起来。

当时没有感到什么寺庙的建筑和人事物，只有源源不断的念佛声音，由上至下一直绕转，尽虚空遍法界尽是阿弥陀佛的圣号。当时自己也不晓得有没有在行香，也不晓得是在哪里，光是阿弥陀佛而已。最后维那的引磬声一敲，功课圆满，大众回到寮房，我还是一样南无阿弥陀佛下去。行住坐卧，上殿过堂全融于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声中。鸟语花香，风吹草动，都在念佛声中，长达三个月之久。

“水果师”和“伏虎师”的由来

就在这一年，他到福建省莆田县慈寿禅寺，从妙义老和尚受具足戒。这时他的剃度师瑞芳已经圆寂，他受戒归来，决意入山潜修，得到转尘老和尚的应允，携带几套简单的衣服，外加十多斤米，到泉州城北的清源山，觅得一个岩壁上的山洞为安身之所，开始了十余年的潜修生活。泉州城北的清源山，是一座茅草丛生的荒山，山如堆木，一层比一层高，而后山则丛林密布，时常有乡人入山打柴。

广钦进山，往高处攀登，找到一个宽五六尺、高一人许的山洞，恰可供他一人安住。于是他就在洞中坐禅念佛。十多斤米很快就吃完了，以后就以树薯野果充饥。日久成为习惯，他就断了人间烟火，成为一个专吃蔬果的自然人。后来他到了台湾，也一直以水果为食，因此信众就称他为“水果师”。到八十岁以后，因为牙齿全脱，始渐用流质的果汁牛乳为食。

清源山的后山猴子很多，亦偶有老虎出没，他居山日久，人兽和平相处，彼此了无畏惧，后来遂有猿猴献果、猛虎皈依的传说。

广钦和尚四十三岁时，在清源山的石洞打坐，坐了几天后，有一天突然听到老虎吼叫的声音。这个老虎不是直接进来，他站在洞口，看到洞里面有人，就先把尾巴伸进来扫一扫，然后大叫一声，意思是说：“这是我的地方，你为什么坐在这里？”就是叫广钦和尚离开的意思。

广钦和尚非常瘦小，但是当老虎叫了一声之后，他不但没有畏惧，还把老虎叫住说：“阿弥陀佛，老虎莫嗔！冤冤相报，终无了期；你是在地的，我是出外人，你这个地方让与我修行，以后我成就，必当度你。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……”讲完以后，老虎大叫一声，然后就离开了。

这个老虎走了以后，不但没有到别处去，还把他的“虎太太”和“虎小孩”集合起来，蹲在广钦和尚修行山洞的门口，在那里替他看守门口，每天在那里游戏。所以广钦和尚在泉州，人家称他“伏虎和尚”。

在广钦和尚闭关修行时，常没有东西吃。一日，正饿得发慌，见远处有一群猴子戏耍，只见它们吃着一粒粒树子，津津有味，不觉垂涎三尺，肚子更饿得受不了。他一边看看猴子，收回眼光，又看看自己，不觉莞尔，心想：当下的我，这副德性，与树上的猴子，又有什么差别呢？它能吃，为什么我不能吃呢？随手由地下捡拾树子吃将起来。猴群见有人加入它们的行列，颇觉讶异，彼此交头接耳，鼓噪起来。过一阵子，见他手上已无树子，竟纷纷由树上丢下新鲜树子送与他食。广钦和尚食树子后，竟自觉目光炯炯，精神焕发。自此，这群猴护法竟也深谙人情世故，经常摘取树子、水果送到洞口供养广钦和尚。于是，他暂时衣食无缺。这就是“猴子献果”这个故事的由来。

入定四月险遭火化

广钦和尚在洞中潜修，经常入定，传说往往一定经旬。

有一阵子，入山打柴的樵夫，因久不见这位“伏虎师”的踪迹，就找到洞中探视，见他跏趺而坐，状甚安然，不敢打扰，悄悄地离开了。过些时日，又不见师父行踪，再拐进去瞧瞧，见依然故我，摸摸看没有呼吸，也没有脉搏和心跳。这样几次后，心中不免怀疑；于是跑去承天禅寺，禀告转尘老和尚。转尘老和尚告诉他们这是‘入定’，柴夫似知不知，也就不以为奇。可是日子一久，这群柴夫也就甚觉纳闷，虽说他们是乡野无识，可是，谁能相信，人可以不吃不动，坐这么久？于是再入山洞中，试着去叫广钦和尚，见无言以对，摸摸鼻孔，也没呼吸进出，他们料定广钦和尚是必死无疑。又有人往承天禅寺通报，以人死入土为安，应早料理，不可任弃荒郊。

转尘老和尚是广钦和尚的师公，就是师父的师父。转尘老和尚心想，死了就要拿去埋，或火烧也好，就跟这些樵夫说：“你们去准备柴火，我们准备把他火化好了。”但是又觉得不能太莽撞，于是速与佛门大师——弘一大师捎信去，请他老来鉴定生死。当时，弘一大师正在福建永春弘法，获函，即托人来讯阻止，千万不可鲁莽从事，候其来视再作决定。

弘一大师前来承天禅寺后，遂与转尘老和尚，还有一些樵夫走到清源山——广钦和尚入定的地方，果然见他坐在那里，没有呼吸，也没有脉搏，心脏也停止跳动。弘一大师知道是入定的现象，轻轻地在广钦和尚的耳边三弹指，广钦和尚就从定中出来。当他出定的时候，弘一大师赞叹说：“ 像这样甚深的禅定，在古来大德也是非常难得稀有。 ”这一次的入定，长达四个月之久。

抵台弘法

广钦在洞中潜修十余年，他的内证境界，非外人所能揣知。一九四五年，下山返回承天寺，这时山下世间，中日的八年战争已近尾声，未几就抗战胜利了。翌年夏天，端午节后，福建永春的林觉非居士，到泉州探友，以游览承天寺而与广钦和尚相遇，洽谈甚欢，对广钦和尚事以师礼。二人往还十余日，分别之时，并告以将赴台湾谋职。广钦和尚告林居士曰：

你到台湾教书，务要与我来信。台湾佛教受日本神教影响，已是僧俗不分，我与台湾有缘，将渡海兴建道场，度化众生。

林觉非抵台湾后，初在学校任教职，继而入铁路党部任党职，一向与广钦和尚保持联络。一九四七年五月，在林觉非的安排下，广钦和尚与一位台籍的普旺法师结伴来到台湾。普旺是基隆人，后改名普观，为基隆市佛教讲堂住持，现已圆寂多年。

广钦和尚抵台湾时，年已五十五岁，初在基隆的极乐寺、灵泉寺等处挂单，数月之后，过了中秋节，他到了台北县新店市，在碧潭吊桥对岸的空军公墓附近，觅得一所废置的日式空屋，临时住下来。翌年，于新店市后街的山壁间，凿了一个山洞，命名曰广明岩——后来于此改建成了广明寺。到了一九五一年，他在山洞右后方的大石壁上，雕凿了阿弥陀佛大佛像和佛龛。佛龛高两丈六尺，宽一丈九尺，深九尺。佛像高两丈一尺，莲座高三尺，长八尺，宽六尺。这是台湾首开凿石造像风气的第一座大佛像。

超度亡灵，保寺安宁

在这段时间内，有一件夜度日本人鬼魂的故事。那时任职台糖公司的周宣德居士，住在万华昆明街的台糖宿舍，他常到附近的法华寺礼佛，受寺中斋姑之请，每星期天在寺中为信众讲经。据寺中斋姑告诉他，寺中夜间闹鬼，门窗会无人自启，电灯也会无人自开，所以夜间无人敢住在寺内。

有一天下午，周居士在法华寺附近的西宁南路上，遇到一位身材不高的老和尚。周居士合十为礼，请问法号，答曰：“ 广钦。 ”问住何处，答：“ 没一定。 ”周居士看他步伐轻盈，目光炯炯，颇像有道行的样子，乃请他到法华寺休息。二人进入法华寺，老和尚礼佛，然后在地板上跏趺而坐。寺中斋姑欲为老和尚备晚餐，他说：“ 我不吃饭，只吃水果。 ”周居士到寺外买了一串香蕉，放在他身旁的木桌上。到了黄昏，他不言去，周居士与斋姑等相继离寺，留下他一人在寺中过夜。

第二天早上，周居士与斋姑们到了寺中，老和尚仍坐在原处，手指殿前右侧一客房说：“ 那里有两个日本鬼，你们去翻开榻榻米，取出尸骨，让我给他们超度。 ”斋姑们找工人来，掀开右侧日式房内的地板，果然找到了两具骷髅。老和尚叫他们把骷髅放在焚化冥纸的炉中烧掉，他在旁念佛念咒，然后回到殿中说：“ 已经超度了。 ”

当日他仍没有走，吃了些香蕉，晚间仍在原处打坐。第三天早上，他说右侧后面的寮房里还有一个鬼。工人掀开日式房的地板，果然又发现一具骷髅，也送入炉中焚化，老和尚念佛持咒后说：“ 他也走了。 ”在老和尚超度亡魂之后，寺中平安无事，夜间不再有异常事件发生了。

三个月的超度冤魂，使工程顺利进行

一九五一年底，老和尚听说土城、三峡交界处的成福山上，有一个天然的古洞。有一天，他率领几名弟子到成福山，攀藤而上，在山上发现一个东向的天然大石洞，高两丈多，深两丈多，宽数丈，他打发弟子们回去，独自留在洞中。夜间有月光照射，翌晨朝阳初升，曙光照耀洞中。老和尚为之命名曰“ 日月洞 ”。洞顶有泉，清澈甘美。于是就在洞中过着隐居的生活。后来，他在洞外搭建木屋三间，供奉地藏王菩萨圣像，并在洞顶另建茅棚，接引弟子同修。日久之后，附近的善男信女去参拜他，愈来愈多。

一九五五年，板桥的信众们，在土城火山的半山腰间，购了一片竹林地供养老和尚。他去看时，由小径进入，在竹林中砍去竹子，整出一片方丈的土地，再用砍下的竹子编为竹榻，敷以杂草，往上一坐，对随他去的信众们说：“ 此处甚好，你们回去吧！ ”于是就在竹林中露坐，以水果为食。过了两个月，他又平出一片土地，搭建一间瓦屋，供奉佛像。拜山的信众愈来愈多，信众捐资在供佛的所在兴建大雄宝殿、三圣殿、简单的寮房。这时到了一九六一年以后，数年之间，“ 水果师 ”的大名不胫而走，传遍了台湾各地。

此处所建的寺院，老和尚为之命名为“ 承天禅寺 ”，改火山名曰“ 清源山 ”，以纪念他剃度出家的祖庭，及面壁潜修的清源山。

台湾的横贯公路，是一九六一年前后开始辟建的，后来修到天祥那一段，工程遇到了阻碍，这边修好、那边塌陷，工程毫无进展。负责其事的林则彬居士，是虔诚的佛教徒，他苦恼之余，到承天寺去请广钦老和尚开示，老和尚答应他到现场看看。老和尚到了天祥，即在崖上搭了一座草寮，每日在山上打坐。原来日本人统治时代，在这里杀了许多山胞，冤魂不散，聚集在这里，经过老和尚三个月的超度，工程得以顺利进行。后来横贯公路竣工时，林则彬居士在老和尚打座的草寮之处，建了一座塔。

白眼相向，如沐春风

老和尚在天祥住了几个月，又应中部善信之请，由花莲到了台中，在龙井乡南寮的山上，创建广龙寺，到1964年年底才返回承天寺。就在他出门的这段时间中，承天寺的监院竟借口屡次请老和尚回山，而老和尚不回来为由，遂将寺中的积蓄，按等级职事发给众人，各自散了。等到老和尚回来，重新开始收拾烂摊子，重整寺院，并继续兴建山门和未了工程。曾有善信向老和尚建议：“ 这些无法无天的坏人，应该送他们到法院，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制裁。 ”

老和尚说：“ 佛门广大，好人要度，坏人也要度。我们应该惭愧，自己德能不足，无法感化他们，不应以嗔恨对嗔恨。 ”

还有一次，有些皈依的弟子去听演讲，认为讲演的法师有影射批评老和尚的意思，就打抱不平上山报告老和尚。老和尚非但毫无愠意，反而要上来报告的弟子去忏悔“ 误会讲演法师 ”的过失，并替那位法师解释其言辞的佛法含意，告诫弟子假如今天人家指名道姓骂我们，尚要诚恳感谢，何况人家没指名！老人家还严肃晓以“ 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 ”的大义，他赞那位法师“ 能在花花世界度众生，实是菩萨 ”，并自谦说：“ 我还不敢去呢！ ”

广钦老和尚最令人震撼，最伟大的“ 神通 ”是他的忍辱功夫，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：当年广钦和尚在大陆泉州时，住山洞十多年回到承天禅寺。不久，摆在大殿的香火钱丢了。当监院师与香灯师传出这个消息后，举寺哗然。广钦和尚没回寺以前，从来没掉过香火钱，他回来没多久，举寺赖以维生的香火钱居然会不翼而飞。而且让大众直接连想到的，就是广钦和尚每天夜里都在大殿里坐禅，若说有人动手脚，第一个知道的应该就是他；既然他没有发现是谁偷的，那么偷香火钱的人，最有可能的人选是谁呢？在大家心目中也就不言而喻了！

自此，整个寺里上下，大家虽然都不明说，只要一进大殿，碰到广钦和尚，没有不以白眼相向的。古人说：‘ 万夫所指，不病而死。 ’他在众人默摈之下，一句表白说明的话也没出口，一点不满怨怼的心也不起。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多礼拜，大家仍然怒目相待，他依然如沐春风。

这时候，监院师与香灯师才出来讲话，揭开这段公案的谜底。原来香火钱并没有掉，这只是监、香二师想藉此事考验广钦和尚，究竟在山上十三年，历练出什么样的人格来！没想到他居然在众怒之下如沐春风。经监院香灯这一表白，众和尚都自觉惭愧，这一个多礼拜，天天怒目所向的竟是一个人格完美、超然物外的道人。大家除了生起一份愧疚不安之心外，倍升一份敬佩赞叹之意，而他却依然故我，不为毁誉得失动容。

一九六九年，老和尚又在台湾土城乡公所的右后方，创建广承岩，计有大雄宝殿、两厢禅房、地下室、藏经阁、罗汉殿、讲堂、禅房、华藏塔。工程前后持续十余年，由老和尚的弟子传斌法师主持其事。

承天寺早期所建的工程，由于地基不实，施工匆促，十多年之后，地基陷落，墙壁龟裂，不得不拆除重建。所以在一九七六年，先将三圣殿前的女众寮房改建为两层钢筋水泥的楼房。翌年开山整地，重建大殿、三圣殿。

一九八二年九月，老和尚又派出随侍他十多年的弟子传闻法师，到高雄县六龟乡的宝来村，创建妙通寺。一九八四年七月，该寺工程尚在进行期间，老和尚移锡该寺，是年老和尚年已九十三岁。一九八五年底，老和尚在妙通寺传戒——按照中佛会排列的顺序，一九八五年应该由土城的承天寺举办传戒大典，因承天寺的规模容纳不下大批戒子，所以在其分院妙通寺举行。这次报名受戒的戒子有两千七百多人，其中包括出家众五百多位，是台湾光复以来，由一九五二年开始的三十四次传戒中，人数最多的一次。这当然是广钦老和尚德望的号召所致。

幽默风趣中透出禅机

广钦老和尚幼年未曾读书，所以不识字；终其一生，不曾高树法幢，登坛讲经。但他一生的行持就是经典，就是说法。有一次，佛学家蓝吉富教授，带著佛光山中国佛教研究院的学生去参拜他，其中一位依严法师，首先问老和尚曰：

“ 请问老法师，修苦行是指做甚么事情，才算修苦行呢？ ”

老和尚答：“ 一切都不计较，日常生活不起分别心，就是修苦行。 ”

慧根法师接著问：“ 请问老法师，对研究教理有何看法？ ”

老和尚答：“ 没有甚么看法，我觉得很自然，你们以研究教理弘法，我以修行弘法，一样弘法。 ”

不错，老和尚是以修行弘法，他的行持就是在讲经说法，为世人树立修行的榜样，所以他对参访者说：“ 我觉得一个新出家的人，应修一段苦行，也就是要粗衣淡饭，勤劳作务，不管是拣柴火、挑水、种菜、煮饭等，你都要做，多做苦工，智慧就易开。一个初入门的人，要把心安住，最好的办法是一心念阿弥陀佛。 ”老和尚承担宗门家业，却一生念佛，也一生劝人念佛。蓝吉富教授尝请问他：“ 您是否走禅宗路子？ ”

老和尚答：“ 不是，我偏净土，念南无阿弥陀佛。 ”

慧根师问他：“ 弘扬佛法，在现代这个时代，以何种方式较为中肯？ ”

老和尚答：“ 唉！我刚刚讲过了，你们是以读书弘法，我是以念佛弘法，都需要。 ”

老和尚也有其幽默风趣的一面，而他的幽默风趣皆含禅机。某日，有一位教授，自认禅定功高，一大早撞进老和尚禅堂，一语不发，自个儿坐将起来，老和尚亦默默无言以对。过了很久，那位教授说话了：“ 老和尚，您看我这是第几禅？ ”

老和尚说：“ 我看不出来。 ”

教授说：“ 听说您的禅定工夫很高，我已到了第四禅，您怎么看不出来？ ”

老和尚说：“ 我三餐吃饱没事干？ ”

随手拿一张卫生纸，嘴巴动几下，转头问教授：

“ 卫生纸跟我讲话，你听到没有？ ”

那教授犹如丈二金刚，摸不着头脑，默然而退。

某日，一位清修法师来访，对老和尚说：

“ 我修某某三昧数十年，今来台觅地修行，请老和尚开示。 ”

老和尚说：“ 您修某某三昧数十年，应该由您与我开示。我没修过甚么三昧，无法与您言说。 ”

某法师又说：“ 我想闭关，大约要几十坪地，外面弄个小花园，您老看如何？ ”

老和尚说：“ 我们闭关，到底是心要闭关，还是身要闭关？若是心要闭关，我们这个四大假合之身已经够大了。若是身要享受，五大也不够。闭关是关六根，修心是不入地狱。 ”

老和尚在念佛声中安然入寂

老和尚平时生活简朴，日常以水果为食，故有“ 水果师 ”的称号。八十岁以后，因牙齿全脱，不能啃水果，改以流质的牛乳及果汁为食。八十多岁以前，除雨天外，夜间恒在露天跏趺而坐，数十年如一日。有人发现，拂晓之时，满山林木草丛上皆布露水，惟老和尚趺坐之处，数尺的直径内地面全干。老和尚到了晚年，间或在室内或廊下过夜，仍是常坐不卧，即俗所称的“ 不倒单 ”。

八、九十岁时，以至九十以后，圆寂以前，行不用拄杖，不用人搀扶，身体轻健，动作敏捷。

一九八五年，老和尚在高雄县六龟乡的妙通寺传戒，戒期圆满，以要看承天寺大悲楼建筑为名，急欲回台北土城。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回到承天寺，四众弟子闻知，蜂拥上山。数日后是丙寅年正月初一，老和尚召集各分院负责弟子及承天寺大众，老和尚说他将“ 要走了 ”，对各人一一嘱咐，并说明圆寂之后，尸体火化，灵骨分别供于承天寺、广承岩、妙通寺。嘱咐完毕，示意要返回妙通寺，众弟子以老和尚坚欲南下，不敢强留，乃送老和尚回高雄。这天是一九八六年的二月九日。

回到妙通寺后，老和尚日以继夜的念佛，有时亲敲木鱼与弟子们一起念。最后两、三天，他猛力出声的念。郭惠珍居士在《倾听恒河的歌唱》一文中说：

那种“ 使尽每一口气恳切呼唤阿弥陀佛 ”的念法，非常人可及，大众轮班跟他大声念，尚且声嘶胸痛，气力难支，何况他九十五岁高龄？有弟子恐他以近月不食，体力难以支持，故建议老和尚说：“ 师父！我们念，您听就好！ ”老和尚瞪大了眼，斩钉截铁的说：“ 各人念各人的，个人生死个人了。 ”

农历正月初五——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三日，老和尚瞻视清澈，定静安详，毫无异样。午后二时，对身边众人说：“ 无来亦无去，没有事。 ”说完，还向徒众颔首莞尔，在安详中闭上眼睛。过了一会，众人见老和尚不言不动，近前察看，原来老和尚已于众人的念佛声中安然入寂了。享年九十五岁。

老和尚一生并没有高建法幢，升座讲经；也没有妙笔生花，以文章度世，但他参禅念佛、平实无奇的行持却感动了、度化了千千万万的人。老和尚一生没有著作，圆寂后，弟子们把他平时的训诫，辑为《广钦老和尚开示法语录》行世。更为神奇的是，在广钦老和尚圆寂往生时，竟有莲花在空中显现，有人还当场拍摄下这朵妙莲。

台南某居士所摄：老和尚灵龛空中投射光辉

老和尚灵龛空中放光奇景

（文章来源，学佛网）